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九回 柳夫人感恩歸裡 賈郎君懺孽修橋

話說妙空、智能見賈璉進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賈璉問：「有什麼說話？」智能道：「你放心坐下，誰向你化緣呢？」賈璉笑道：「我就醋的是你們化緣。」智能笑道：「不為別事，為的是張大姑娘明日恭喜，咱們相處一場，同妙空師兄兩個備一席款待新人，又替他備桌素齋，供老師父。因張大姑娘不知，要你去對他說聲兒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，我先替他謝謝。」智能道：「這才扯臊，要你謝個什麼勁兒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這會兒我替他謝你們，等明日你們出嫁，我又替你謝人家。」智能笑著將賈璉按在炕上，低下頭在他腮上咬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咬下你的嘴唇皮子，看你還混說不混說？」引的妙空師徒笑個不止。賈璉笑著站起，整了衣服，說道：「我還要趕寫碑文，老劉等著刻字呢。」說罷出去，走到張玉友房前，見門關著，叫聲：「開門！我有話說。」玉友聽見，將門開掉。賈璉進去，見他還穿著孝服，問道：「吃飯沒有？」玉友道：「剛才吃過，二爺請坐。」賈璉道：「從今須要改口，稱我二哥。」玉友面脹通紅道：「磕過頭才敢改口。」說畢，倒身下拜，賈璉連忙拉住，笑道：「你忒多禮，快請起來，以後休要如此。」隨將妙空、智能的話說了一遍。玉友點頭道：「我本來要辦桌素供祭老師父，盡師徒的道理，只是自家不便啟齒。既是兩位師兄替我備辦，深感之至，我有碎銀四兩，請二哥交給兩位師兄。這是我一點敬心，不要推讓。」賈璉應允，玉友在褥子下取出一個包兒遞上，賈璉接著道：「一會兒祭過老師父，你就脫孝罷。」玉友點頭答應。

賈璉拿著包兒只得再到裡邊找他兩個交代。智靜瞧見，問：

「二爺那裡去？」賈璉道：「找妙空說話。」智靜道：「在東院裡。」賈璉轉身來到東院，見他們正在爭辯。妙空道：「你們不用混爭，請二爺瞧這日子好不好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

「瞧什麼日子？」妙空道：「我揀二十五給老師父出殯，宋大哥說那天日子不好，要二十九出殯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出殯揀什麼日子？二十四是老師父的二七，伴一天宿，二十五發引就完了。」

又不是成親，要揀黃道吉日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智能道：「還是咱們二爺說的爽快，竟定了二十五就是。宋大哥你就到槓房裡去，定下二十對長幡，二十對大傘，兩個亭子，一乘魂轎，三起鼓樂，時樣三滴水滿繡花的彩罩，二十四名上槓就是了，餘外不要別的。你等著，我取幾兩銀子給你帶去做定銀。」賈璉道：「正合式，我這裡有四兩銀子，你拿去交給老宋罷，省你走一遭。」妙空笑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湊趣的人！」說著，接過來交給宋鍾，叫他就去定槓。

眾人正在熱鬧，見看門的老道進來通知賈府四姑娘來了。

賈璉走出院去，妙空眾人也出去迎接。賈璉來到大殿，見珍珠已至甬道上，隨迎接上去問道：「四妹妹，怎麼今日你先自出城？」珍珠答道：「太太吩咐，命我先來給張妹妹料理，帶周貴夫妻同來照應。」大小姑子上前給四姑娘請安問好，柳緒也上前迎接請安。珍珠忙扶住笑道：「兄弟今日滿臉喜氣，像個做新郎的樣兒。」柳緒瞧見智能低頭不語，智能兩眼通紅，回頭他顧。妙空笑道：「柳大爺同張大姑娘真是天生一對好夫妻。柳大爺人品風雅，性兒和順，就是張姑娘愛使個性兒，他若使起牛性兒來，比霸王還要利害。我見他枕頭底下時常藏著一對棒錘，你好好兒的招架著罷。」眾人聽說，大笑不止。珍珠拉著柳緒笑道：「好兄弟，別聽他的瞎話。張姑娘的性兒我知道，很和氣的，只是他又沒有多娘兄弟，是個可憐人，你要多疼他些兒就是了。」妙空笑道：「這才像個做姐姐的說話。」賈璉問道：「周貴手裡抱著些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是兩個新人的衣服。」賈璉對妙空道：「你叫他們接著，收在你屋裡罷。」妙空命香鳳們接了進去。珍珠命抱琴：「將我的衣包俱交在妙空師父屋裡。」賈璉問道：「你先到那邊去，不用盡說閒話。我要去趕寫碑文。」妙空笑道：「你去你的，誰拉著你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還要對你們說話。」智能道：「有話請說。」賈璉將方才那四兩銀子的原故交代明白。珍珠道：「這也很是。讓他盡這點心罷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們早些擺供，讓他哭拜一番好脫孝更衣。」珍珠道：「太太叫我今日出來，也為這件事。」妙空道：「這很容易，一會兒就得。」賈璉同柳緒仍去客堂寫字。珍珠先至殿上拈香拜佛，轉到老師父東院來哭拜一回。妙空等磕頭回謝，請四姑娘後面喝茶歇息。

珍珠來到後面，走至張姑娘房門，命妙空等先去，「我瞧張姑娘就來」。推門進去，玉友瞧見，磕頭拜謝。珍珠連忙回禮道喜，即將送衣服首飾出城的來意訴說一遍。玉友聽說，滿臉流淚道：「蒙太太、奶奶同四姑娘的這番照應，實令人感激不盡。將來怎樣的圖報？」珍珠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？只要你夫妻和好，不枉咱們這番張羅就是了。方才二哥對妙空說過，叫趕著上供，你祭奠過好脫孝更衣，不過是盡盡老師父收留你這幾年的心。我倒想起一件事，不知你備下沒有？」玉友道：

「想起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你可有大紅鞋？」玉友道：「有。還是我在家時候做下好些紅鞋，總沒有穿過。到這裡來，全用不著，收在箱裡，連瞧也不去瞧他，不知可還穿得。」珍珠道：

「你取出來穿穿瞧！」玉友開箱，在底下摸了一會，取出一個藍布包兒，解開來，見有六七雙大紅緞子弓鞋，也有滿繡，也有半繡，也有鞋尖兒上繡一點兒的，都做得端正精好。珍珠一雙一雙的瞧著，贊不絕口。玉友取過一隻，坐在炕上試了試，笑道：「竟還不小。」珍珠道：「就穿這雙罷。」兩人正在說話，後院有人來請喝茶。珍珠起身道：「一會兒來給你開臉換衣。」說畢，來到智能屋裡。妙空趕忙打起湘簾道：「四姑娘今日做新親，咱們該叫親家才是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等著你出嫁時，我做親家太太去送親。」智能們大笑道：「四姑娘很會說個話兒。」讓珍珠坐下，徒弟們趕忙送茶。抱琴將帶來的面盆舀了熱水，端過面架，放在姑娘跟前，又將鏡台奩具、脂粉盒子俱擺設桌上。珍珠淨過面，去窗前對鏡理妝，淡勻香粉，輕掃蛾眉，香唇上薄薄染點胭脂，抵了雲鬢，整畢釵環，另又淨手。抱琴收拾奩具。智能笑道：「四姑娘這個模樣，就是神仙瞧見也要動心。可惜我不是男人！」珍珠笑道：「你是男人便要怎樣？」智能道：「我若變了男人，專給姑娘伺候馬桶。」眾人大笑。珍珠笑道：「我今日不進城去，晚間與你同榻如何？」智能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是我五百年前修下這段福氣，才合姑娘睡覺，只怕還要減些兒壽數。那也講不了，陪姑娘睡過就死去，也是個風流鬼。」珍珠聽說，忽然面上微耳一紅，笑道：「我要去給柳太太道喜，一會兒再合你說。」抱琴伺候往西院裡去。智能猛然想起：「剛才四姑娘面紅，是我失言。他別多了心去，這怎麼好呢？」急出一身大汗。自言自語正想主意，只見佳鳳來說：「師父請師叔去東院擺供。」智能命徒弟們看著屋子，悶悶不樂走出院去。

且說珍珠叫周嫂將妙空屋裡大布包取到西院來，柳太太同珍珠彼此道喜稱謝。珍珠將奉太太之命今日先來的原故敘說一遍，柳太太十分感激。周家的解開包袱，將面上兩套親自遞與柳太太，說道：「這是太太送柳太太的兩套衣服；這是璉二哥送兄弟的；這是寶兄弟的衣服，寶姐姐送的；這是璉二哥的紗巾；這是寶兄弟的束髮金冠。」又將那個小包兒解開，裡面是一雙新靴，同寶玉兩雙新鞋都點交柳太太收好。柳太太謝不絕口。周家的回說鋪墊、燈彩也都來了。珍珠道：「就叫周貴查點明白，先將上房燈彩鋪墊陳設妥當，再去料理客堂。我同柳太太到妙空師父屋裡坐會子。這個小姑娘恐靠不住，你就在這兒照應著，別到那兒去！」周家的答應，出去找他男人傳四姑娘的說話，又去回過二爺。賈璉道：「很好。四姑娘怎麼吩咐，你們怎麼辦就是了。」周家的答應進去。珍珠同柳太太都在後院。

不一會，周貴、包勇同著些人到西院裡收拾燈彩陳設。外面賈璉正寫完碑文，見郝廚子來說：「一切東西都置備妥當。求二爺還要發幾兩銀子，城外的面要今日定下。」賈璉道：「一會兒來取，明日面要多備些。不但合庵的人，就是咱們這些趕車看馬的，都要給他們吃麵。」正說著，三兒進來回道：「老劉聽見明日柳大爺恭喜，他備點兒禮送來，要求賞收。」賈璉問道：「是些什麼？」三兒道：「是一口豬，一腔羊，四壇紹興酒，兩盒果子，一對鵝，四隻雞。」柳緒道：「我寫個帖兒回謝他罷。」賈璉道：「這個人倒不是虛情假意的，且收下再回他的禮就是了。」命三兒：「去回四姑娘，說我叫收下。問四姑娘有錢拿四吊，賞他送禮的人；若沒有帶錢，向妙空師父借四吊，一會兒換了還他。」三兒答應。賈璉對老郝道：「你明日再備上一席，加兩燒兩煮送給老

劉，必要豐滿體面，別落他笑話。這送來的豬羊都交給你。明日將豬羊燒煮，散給內外人吃晚飯。早上不夠，添著打鹵子。」老郝答應出去。三兒手裡拿著個大紅封進來，說道：「四姑娘說，錢不好看，四吊錢也忒少，賞四兩銀罷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很好，到底是咱們四姑娘會做人。你拿去給那送禮的人，將東西收下。你說柳大爺同我都說謝謝，改日見面再謝罷。你交代了，將那兩盒果子、四壇酒、四隻雞、兩隻鵝叫老道們拿著，你送進去給妙空同智能，說是柳大爺請眾位師兄的。」三兒答應出去。賈璉想起，忙將碑文卷好，遞與升兒，說道：「拿去交給老劉的人，叫他帶回去給老劉，趕著鐫刻。」升兒接了，忙趕出去。

賈璉聽見東院裡哭聲震地，對柳緒道：「咱們去瞧熱鬧。」柳緒搖搖頭。賈璉笑道：「我倒忘了。你在這裡坐著，我去瞧瞧。」獨自一個來到東院，只見眾姑子圍靈大哭。玉友更哭得十分悲切。賈璉勸住，瞧他跪在靈前奠茶，焚過錢紙。哭拜已畢，請兩位師兄向上，拜謝這幾年照應之情。彼此哭拜甚為悲慟。智能分外傷心，放聲大哭。玉友謝過眾師弟兄，勸住智能，又拜謝過合庵之人，就在靈前脫去孝衣。智能道：「請璉二爺過來磕頭。」賈璉笑道：「真是野事！我又不是庵主，合我磕什麼頭！」智能道：「你是媒人，怎麼不要磕頭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拉倒，等著替你們做了媒，攏共攏兒給我磕總頭罷。」智能道：「你替我遠遠爬開，別在這兒惹老爺們動氣！」賈璉笑道：「我今日才開眼，瞧見這些母老爺！」惹的眾人大笑，連張姑娘也破涕為笑。賈璉道：「張姑娘是老爺變了奶奶。」眾姑子又大笑。智能笑著將賈璉推出院門，見四姑娘過來問道：「聽見你們大哭又大笑，是個什麼緣故？」智能笑道：「人家在這裡哭，他在這裡鬥梗兒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等明日做親家，多敬他一杯喜酒。」智能道：「這樣親家，只配吃屎。」賈璉正要回言，見玉友同妙空眾人走出院來。珍珠道：「二哥，我同你說句話。」賈璉走近身旁，對著耳朵道：「咱們備一席替張姑娘供他的父母，就擺在客堂裡，備個香燭紙鏢。他父親名叫張敦禮，是府學秀才，老太太姓王。你替他寫個牌位，等他拜過，咱們就給柳家兄弟暖房。」賈璉點頭道：「我倒忘了這件事。」珍珠道：「你擺設停當，給我個信兒。」賈璉道：「老郝還要錢使，你帶著沒有？」珍珠道：「眾人的分子三十兩，我帶在這兒，額外我另自帶著幾兩備用。」賈璉道：「你交二十兩給我，等著不夠再說。」珍珠道：「方才四兩，這會兒再給你十六兩就是了。」賈璉答應，出去辦事。珍珠對妙空道：「有人送禮在你們屋裡，候你去瞧。」妙空問：「是誰送禮？」珍珠說：「我不知道是誰。」妙空眾人都往後去。珍珠同張玉友來到屋裡，周嫂子幫著料理洗澡，淨過手腳，換上新鞋、吉服，點上一對紅燭。周家的替他開出兩道春山的翠眉，整開雲鬢，挽個時樣新妝，插戴翠翹金鳳，耳上戴了珠環。這張玉友本來生得長眉細目，杏臉桃腮，此刻開出臉來，淡勻脂粉，竟出落得如月裡嫦娥、凌波仙子，十分美貌。

不說珍珠照料打扮。且說賈璉命老郝趕辦酒席，又發了十六兩銀子與他。老郝說：「酒席現成，馬上要馬上就得。」賈璉甚喜，吩咐備一對紅燭、一股高香、黃錢元寶，老郝答應去辦。今日客堂裡結燈掛彩，鋪設的十分熱鬧。正要去找柳緒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師父對二爺呢。」賈璉見是佳鳳，隨同他到妙空屋裡，問道：「又說什麼？」妙空道：「柳大爺送四樣禮，咱們好意思收他的嗎？又是你三兒送進來的，請你來問問，不知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賈璉道：「這不算什麼禮，不過是現成的，他先送來盡點心，等過了明日自然要備禮來送才是，你且收下就是了。」妙空笑道：「這又是你的主意。」賈璉道：

「晚間開一壇紹興酒嚐嚐，不知好不好？」妙空道：「你今日就做新親家，我收拾點好東西，晚上請你來會新親，喝杯會親酒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吃了會親酒，兩親家就成親。」妙空笑著擰了他一下。兩人正在說笑，智能走來，妙空將那禮的話也對他說知。智能道：「也罷，收了就是。我來問你在那裡待新姑娘？」妙空道：「在後屋裡，我已經收拾妥當。」智能道：

「我還有一句話，咱們待新姑娘穿著一身孝，像個什麼樣兒？依我說，且從個權，換一換衣服罷。」妙空道：「不但今日，就連明日也不便穿孝。」智能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去換衣服，酒席也快得了。」妙空道：「你就便知會合庵的人，今明兩天都別穿孝。」智能答應出去。賈璉道：「我也要去料理待新郎呢。」妙空道：「晚些進來。」賈璉點頭，一直出去，遇著升兒來找二爺，說酒席齊備。

賈璉來到客堂，瞧三兒們安擺台桌，用張紅紙寫牌位，供在上面，設列香爐、燭台。升兒去請四姑娘，說酒席已擺妥當。

三兒將香燭點上，鋪下紅氈，見珍珠同張姑娘冉冉而來。看那新姑娘穿著大紅緞繡百花圖的夾襖，水綠緞富貴不斷繡花夾裙，紅緞弓鞋，頭上滿戴著珠翠，鬢邊一溜的珠釵，一張雞蛋臉兒越顯得千嬌百媚。比那做姑子的時候，竟是兩人。珍珠同他走進客堂，笑道：「把你這二哥張羅壞了，明日叫他夫妻兩個多拜幾拜吧。」賈璉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張羅？倒是今日你辛苦了。」珍珠道：「咱們不用謙讓，等大妹妹拜罷。」張玉友走到桌前，看牌位上寫著：郡庠生顯考敦禮府君，顯妣玉孺人之位。張玉友對著牌位將手在桌邊上敲了兩下。說道：「爹媽你陰靈不遠，賈二哥哥同四姐姐合府的大恩，你要報的處處……」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就放聲大哭。賈璉同珍珠也覺傷心，趕忙過來勸住。

張玉友悲悲咽咽慟哭一場，跪在地下拜了八拜，奠酒三次，焚過紙錢。賈璉道：「四姑娘，咱們兄妹兩個也該給張老先生、老太太道個喜。」珍珠道：「甚是。」玉友再三辭謝，賈璉竟恭恭敬敬作了四揖，珍珠卻拜了四拜，玉友跪著回禮。拜完之後，另又磕頭。拜謝已畢，珍珠、玉友轉出客堂，正遇柳緒進來，一眼瞧見折身飛跑而去。珍珠吃吃大笑，趕忙叫喚，柳緒低頭而去。賈璉笑道：「還是新姑娘大方，躲個什麼勁兒？」兄妹正在說笑，妙空、智能同來請新姑娘坐席，就請四姑娘作陪。珍珠道：「我要同二哥到柳太太那裡去替兄弟暖房，再來敬新姑娘的喜酒。你們去盡你們的道理，咱們去盡咱們的道理。」

兩邊熱鬧。」智能道：「也罷，四姑娘一會兒過來。」於是智能、妙空請玉友同去。珍珠同賈璉到柳太太這院裡來道喜，坐席。飲了一會，珍珠過張姑娘這邊飲酒，兩院熱鬧，彼此歡樂。

內外燈燭十分輝耀。酒散之後，珍珠同玉友在智能屋裡住宿。

妙空又將賈璉請去，以踐前約。

這智能自那年蓉大奶奶出殯時，與秦鍾有百年之訂，後秦郎不幸夭折，智能悲思成病，幾乎喪命。因夢見秦鍾說道：「我已轉世，不久來住庵中，仍可續相訂之緣。」智能半信半疑，及至柳太太母子到來，見柳緒與秦郎無異，深信夢之有因，私心喜慰，遂待柳家母子十分照應關切。而柳緒亦與他親熱之至。兩人口中雖未提起，彼此俱一心相向。因礙著老師父，未能蓄髮，不意師父剛死，反先稱了張姑娘心願。智能這一腔悲苦，向何處說起？此刻珍珠、玉友同在房中，三人共榻，智能萬難隱忍，只得將前後傷情之事，哭訴一番。玉友十分傷感道：「數年來，我同你最為親密。你既有這樣心事，何不早言？我巴不能與你同在一處，你何苦藏在心裡？」珍珠道：「依我說，你竟不用悲苦，若不留起頭髮，柳太太斷不肯要個光頭媳婦，說也無益。現今老師父已死，你們師弟兄保不定各有去路。你既一心在柳家，我能夠替你遂願。你趁著帶孝，就留起頭髮，也不用當家管事，等我慢慢在太太跟前說明緣故，將你接進府去，同咱們作個伴兒，過一半年，送你往柳家去。橫豎咱們太太的話，柳家無有不依之理。況且張大妹妹合你說得上來，豈有不幫你說句話呢？」玉友大喜道：「四姐姐主意不錯。姐姐你竟是這樣辦，從此留髮改妝為要。」智能就榻上拜謝道：「倘能如願，感銘心骨。」三人安寢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早，賈璉用過早茶點心，出去吩咐打掃收拾。珍珠也一早起身，梳洗打扮完結，同周家的替新姑娘妝扮體面。柳緒也換了吉服，同包勇到柳老爺柩前齋供燒紙，拜禱一回。轉至西院，適珍珠過來，見柳緒戴著寶玉束髮金冠，身穿八團顧繡銀紅緞箭衣，外罩排須比甲，腰繫五色鸞籙，足登粉底皂靴，出落得粉妝玉琢的一位翩翩公子。柳太太瞧著心中十分歡喜。珍珠卻有無限傷心，抽腸括肚，甚為難過。周家的回說：「二爺到鐵檻寺去了，請姑娘在此照應。」珍珠點頭，命廚子收拾停當伺候，庵門口派人瞧著，太太們一到進來通信。周嫂子答應，出去料理。此刻妙空、智能眾姑子也打扮的十分體面。

剛交巳牌時候，聽說太太們車馬將到，珍珠同柳太太、柳緒跟著在外迎接，妙空們俱在庵門站著，遠遠看見灰塵抖亂，不知有多少車馬，不一會來到庵前。賈璉在前，相近庵門先下牲口，後面眾家人、小子都紛紛下馬。頭一輛是邢夫人，第二輛是王夫人，後面接著珍大奶奶、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蓉大奶奶、巧姑娘，連丫頭、媳婦們共有二十多輛轎車。

眾嫂子忙著下車，過來伺候邢夫人們挨次卸車。今日邢夫人同珍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蓉大奶奶都是補服豔妝。王夫人同珠大奶奶、寶二奶奶俱是素服。

眾位太太進了庵門，妙空們先上前請安。邢夫人道：「諸位親家恭喜！」抬頭瞧見柳太太，連忙過去說道：「今日特來道喜，怎麼敢勞遠接。」柳太太道：「應該遠接才是。」柳緒一旁請安，邢夫人看著大贊。王夫人瞧見，眼眶兒不覺一紅，幾乎掉下淚來。寶釵連忙笑道：「緒兄弟今日倒像鳳儀亭的呂布，從此再不作姜太公釣魚了。」眾人一齊好笑。王夫人亦勉強笑道：「你不怕兄弟惱你。」寶釵道：「古今來能有幾個釣魚的？」邢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只顧說笑，也不睬咱們四丫頭。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四妹妹今日做親家太太呢，咱們還該替他道個喜才是。」平兒指著妙空那一堆兒說道：「他們都是四丫頭的親家老爺。」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引得眾人大笑。

太太們說笑著來到客堂，彼此見禮道喜，又給妙空們道喜道惱。賈蓉見過柳太太。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到柳太太那邊去，一面喝茶，就叫珍大奶奶帶蓉哥兒媳婦去請新人出來拜堂罷，省得兩邊照應。」邢夫人說：「很是。不知派誰掌燈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璉兒同蓉哥兒叔姪兩個就很好。」柳太太歡喜感激之至，邀著太太們都到西院用茶等候。珍大奶奶媳婦兩個同著珍珠到妙空屋裡，給張姑娘蓋了挑巾。眾家媳婦們攙著新人，賈璉叔姪掌著喜燈，慢慢往西院而來，到了堂屋朝上站定。王夫人叫平兒同珍珠進去接兄弟出來。他們兩個到柳太太屋裡一看，不見柳緒，四下找尋並無影兒。珍珠嚷道：「兄弟不在屋裡。」柳太太連忙進來，果然不見。邢夫人道：「多咱走出去，叫小子們快去請來。」合庵的人找了個翻江，不見影響。三位太太十分著急。眾人正在無法，忽聽見一個丫頭嚷道：「在這兒呢！」眾人進屋去看，見柳緒睡在一個盛書的大板箱內，蓋著一個裂縫蓋子，誰也想不出來。眾人放了心，十分好笑。珍珠急了一身大汗，叫人去拉起來，替他抖灰、擦臉，說道：「快去拜堂罷！別叫新姑娘聽見，把嘴都笑歪了，誰家做新郎的躲在板箱裡面。」堂屋裡太太們聽了哄然大笑。賈璉叔姪兩個笑的幾乎把蠟扦子掉在地下。

平兒同珍珠兩個一面笑著，扶住新人。賈璉與賈蓉將柳緒扶了出來，教著他拜天地，又拉著他夫妻交拜。邢夫人過來給新人揭去挑巾。上面設著一張圈椅，請柳太太坐了受禮。柳太太站在椅邊，心中喜極，眼淚紛紛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柳緒夫妻兩個跪在地下，拜了八拜。邢夫人同王夫人看著這樣光景，也替他喜極而悲，同說道：「這真是太太的佳兒佳婦。」柳太太含淚笑道：「皆出自二位太夫人所賜，子孫感戴。」淚隨聲下。柳緒夫妻拜罷起來，柳太太請二位夫人上坐，讓他們行禮。彼此謙讓，然後受拜。又拜過了眾位嫂子、姐姐、璉二哥。

賈蓉夫妻過來拜見，柳緒夫妻一同跪拜。巧姑娘拜完，請過諸位師兄拜見。智能含著眼淚那裡忍得住，流了下來，勉強拜完，連忙走開。賈府的內外大小男女上來磕頭，包勇上來磕頭道喜。

諸事完結，吩咐就擺早面。

這一天，賈府太太們歡喜之至，直熱鬧了一日。坐過晚席，辭別進城。張玉友將平日自己存的私房銀子取出六十兩來，賞兩府的男婦；在這裡辦事出力者，格外另賞。王夫人仍留下珍珠在城外，明日進城。這夜珍珠陪玉友在柳太太對過炕上住宿。

次日，是妙空們領帖伴宿，將個饅頭庵擠滿，都是來弔紙的客人，分外熱鬧。直到二十五日一早，發引出殯，滿庵的人去了個罄盡，托璉二爺帶著家人在庵照應。賈璉命棚匠趕緊拆棚，又叫包勇來在耳邊說了幾句。包勇點頭領會，就去尋了鋤頭，將老師父的那個大炕拆開，果然裡面埋著三個罈子。包勇搖了一搖，十分沉重，捲起袖子，拽起衣服，一隻膀子夾著一個，悄悄的將兩個大壇送到西院，連搬二次，都抱了過來。

張玉友歡喜之至。包勇恐炕裡看出形跡，忙到河邊將造橋的小工叫了四個，抬著筐子到庵裡來，一會兒將個大炕拆個精光，把那些磚兒土兒都搬在後面空院裡堆著。賈璉將備下的鞭炮，命三兒們在老師父那間屋裡儘量一放，碎紙滿地。

諸事完畢，玉友將小壇的東西取出，要分給二哥同四姐。

他兩個聽了哈哈大笑，珍珠說：「妹妹想，我要他何用？」賈璉道：「我這個身子眼見得也不要了，何況身外之物？」柳緒夫妻同著柳太太都哭起來說：「二哥哥同四姐姐若不肯分些去，叫我們死不瞑目。」珍珠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二哥哥分些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取了兩個十兩重的金鏢兒。玉友又將大珠子分了二百粒給四姐姐。賈璉取了一雙金鐲，柳緒再三推讓，又取了一雙鐲子，三個金錠，一百珠子，交給珍珠道：「四妹妹回去交給二嫂子。」珍珠收了。玉友又將兩大壇的銀子五千兩取出，叫包勇進來，賞他三百兩；取一百兩銀子交給璉二哥，賞三兒、升兒兩個；又取五十兩賞了抱琴。賈璉道：「我只要一千兩。」玉友道：「給二哥哥送二千兩進城去罷。」賈璉道：「很不用這些，我要一千兩銀，為的是初四日完工找給老劉，完了一件事。」張玉友不由分說，給四姐姐同璉二哥衣包裡各包上一千兩。

包勇道：「二爺同四姑娘不必推讓，竟收下罷。小的稱著手兒將箱子打起來罷。明日夫行裡來捆麻辮子，後日上槓裝車，二十八一早起身。過了今日，小的就沒有了空兒。」柳太太道：

「很好。」賈璉對升兒說：「你去瞧著庵門，叫三兒來幫著包勇裝箱子。」賈璉也將衣服脫去，同著包勇們動手，一會兒將大小四隻箱子俱捆縛停當。外面留著兩個包袱，帶的隨身衣服。餘外一切零碎，俱已收拾。

看著日已平西，珍珠要進城去。柳太太婆媳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後日我去辭行，一同進城。我二十八就在城裡起身，不出來了。」包勇道：「既是太太在城裡起身，明日就可進去。本來車行在城裡，又便當，這裡沒有太太的事。」賈璉同珍珠也再三說：「是。」柳太太們只得應允。賈璉十分歡喜，對包勇道：「你去對老和尚說，叫他將那敵車同他的轎車明日一早套來，送柳太太進城。」包勇答應去了。

不一會，妙空們回來，回了喪，見炕已拆去，滿心歡喜，拜謝璉二爺們照應。一宵無事。

到第二天一早，車已套來。包勇同著三兒們帶著老道，將柳太太家所有的行李全行裝上，又將璉二爺的鋪陳也帶上，叫三兒押著先走。柳太太備厚禮酬謝妙空眾人。玉友另送妙空、智能每人五十兩別金，師弟們每人二十兩，又賞了合庵的老媽、老道，大家哭拜一回。柳緒私下贈智能赤金一錠，以為終身之訂。兩個人難捨難分，抱頭痛哭，彼此再三叮囑。因眾人催逼，只得忍悲分手。智能送出山門，看著上車，柳緒心如刀割，哭的要死。柳太太們哭上車去。智能傷心已極，不覺暈倒一邊。

珍珠吩咐開車，妙空們一齊大哭而散。

不提庵中之事。且說柳太太們進城之後，邢夫人同王夫人彼此輪著餞行。張玉友同寶釵、珍珠們訂為姐妹，形影相隨，依依不捨。聚首兩日，不覺已是四月二十八日。賈璉一早起來，吩咐家人們將柳太太的大車裝好，等著吃了早飯起身。包勇在城外，五更天已起了靈柩，直到巳正，繞過了城來，在十五里大路上之長亭，停在一邊等著家眷。看看將及午正，只見璉二爺同著柳大爺並馬而來，後面是太太的大車，還有兩輛轎車。

包勇趕忙迎了上去，走不幾步，車馬已到長亭。賈璉同柳緒眼睛都已哭腫。後面轎車是寶二奶奶同四姑娘，彼此到長亭店裡下車，大家拉著哭了個發暈。包勇催著上車，柳緒夫妻拉定了賈璉同珍珠們，哭了個死去活來，淚皆成血。眾人逼住上車，柳太太娘兒們無奈，哭了上車。柳緒上馬。只聽見金鑼大響，抬材的都上了槓，一聲吆喝，一群車馬跟著靈柩竟向大路上揚揚而去。柳緒在那馬上回頭掩面，大放悲聲。不知賈璉們何以為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